

明朝典彙



漢書門				
九	二	〇	五	類
一	〇	四	函	號
六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二	〇	五
一	〇	四	函
六	一	三	架
漢		書	
類		號	
冊		四	
函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42)
函號	294 39

四十二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寒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金華府同知臣江湛然訂正

禮部十三

廟祀

漢書文庫

甲辰三月中書省進宗廟祀及月朔薦新禮儀臣太祖覽

畢忽悲愴流涕因命併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

為常

吳元年立宗廟

四月仁祖忌日臣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

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於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上詣太廟，恭上四代考妣尊號。

親廟在闕左，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

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云。

按四親廟從祀，則壽春王妃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妃趙氏，南昌王爲一壇，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劉氏爲一壇，寶應王陸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招信王爲一壇，南昌王者文正父也，妃王氏祔葬皇陵，不入配。至洪武二年，又尊壽春王爲皇伯，考南昌霍丘下蔡安豐蒙城盱眙臨淮七王爲皇兄，寶應陸安來安都梁應山山陽招信七王爲皇姪。至正德中，御史徐文華言：族無後者，祭終

兄弟之孫之身今太廟享配諸王未審於高皇何親
大抵非兄弟卽伯叔至於今五世六世矣祀宜祧下禮
官議不從嘉靖建九廟東西廡配如故九廟災復同堂
異室之制附十五王於兩序云

詔置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
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
古好用古邊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歿而用之似
亦無謂孔子曰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
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觥每
事皆八朱漆盤盃二百四十及揮梳枕篔簹筴笥幃幔浴

室皆具

二月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宗廟議曰傳云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宗而致其根本之意也
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
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
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
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
也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
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
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

崩故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陽舂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

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封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於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

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於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
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
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
三祭皆合享於祖廟惟春祭於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
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
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
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
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
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

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
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
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
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上因享廟謂禮臣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
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
有所警而後無所放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
手執簡書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
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謂李善長曰奉先思孝祭神如
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年正月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
冬以冬至不煩對亦又請奉養四代帝后冠服成太常議中庸云設其裳衣謂
先祖遺衣祭則設之今禮可以義起宜製冠服藏於廟
以象生時所存遇祭則陳之 上可其奏

三年八月定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及歲除凡五祭其
清明等祭各備時物薦享從禮部尚書崔亮奏改正也
九月詔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
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十月命作太廟圭瓚從崔亮請也

十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歿如事生朕祖考陟
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
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
後今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
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
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
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從之
四年二月奉先殿成令禮部製四代 帝后神位衣冠并
定諸祭儀物及常用祝文

四月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儀制

五年八月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爲令從之

六年五月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議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牛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七年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

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

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
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
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
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九年十月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
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中一室奉
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居東第一室 熙祖居西
第一室 仁祖居東第二室主皆南向及時享於正殿
則設 德祖帝后承冠於神座居中南向 懿祖神座
於左西向 熙祖列於右東向 仁祖列於 懿祖之

次西向孟春擇上旬吉日孟夏孟秋孟冬用朔日歲暮
用除日俱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官奏粟未熟請以桃代 上曰諸
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卽用之著爲令

三十一年四月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
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
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
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
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
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永樂元年五月 太祖忌辰 上率諸王奉先殿祭畢仍

率百官躬詣孝陵致祭

二年孟春享太廟戶部侍郎李文郁無故不陪祀為禮部所劾謫戍三萬衛

五年 上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其

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日未嘗敢慢

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

先之禮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

之正當自朕始耳

十年正月左僉都御史劉翥中軍都督郭義尚寶司少卿

朱琇孟春時享太廟無故不陪祀命鞠之

十九年正月朔 上躬詣太廟奉安立殿 太皇太后神

主

宣德九年十二月 上不豫命衛王昉埏攝祭太廟

正統元年閏六月 上諭禮部曰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

飾華麗豈禮所宜朕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行

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書胡

濙等頓首奉命

三年故事享廟奏祭皆御殿受奏至是春祭奏祭日正遇

宣宗忌辰禮部請於西角門視事 上以祭祀重事仍

宣升殿

七年正月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昨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祿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俱在百官行禮之先今享太廟楊善止容天地壇看牲官於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於奉天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 上兩釋之善復移文禮部言亨不由儒業發身不諳 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申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欽遣祭旗纛等神凡遇 聖駕陞殿俱於殿中復命若御

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十四年三月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車駕詣天壽山躬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十年二百八十九炷以後每年有增今歲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炷除公侯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香二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 上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見其尊敬祖宗之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著爲令天順六年孟冬時享太廟值 皇太后喪尚在二十七日

之內乃以閣臣言命俟服後行禮
七年春祀 上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
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力疾行禮
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八年 英宗梓宮尚在殯四月初一日享太廟當奏祭祀
禮部請 上具黃袍翼善冠陞殿鳴鐘鼓鳴鞭樂設而
不作百官淺淡色衣朝參從之

成化三年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廟
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慈懿皇太后崩禮部言孟秋享太
廟正在哭臨之日乞移至初七日令仍於初一日祭

舊制時享太廟俱於近午時行禮九年四月朔時享太廟
是日日食百官當救護禮部奏請早行廟享禮

二十年 英宗忌辰 上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
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
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
懼弗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
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二十三年十月 憲宗葬茂陵詔議升祔禮制勅諭禮部
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

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混一區宇肇正典禮
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俱稱列聖相承
昭穆有序至於皇祖考英宗九廟已備茲者皇考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
妣孝穆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
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及科道
掌印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

禮部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
妃后稷之母故周室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
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

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
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皇妣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四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從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卽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
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
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
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旣以配
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寔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
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五 廟祀
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
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
尊庶無悖禮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 太
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
土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
楹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建祧廟於太廟正殿後
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於正殿

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
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嘉靖二年四月命議 興獻廟禮典太常寺卿汪舉言廟
祭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 上允之禮部言籩豆已
同太廟至於樂舞宜上下有等 上命會議侍郎賈詠
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樂舞聲容禮可無別八佾既
用於太廟安陸廟祀似當少辨以避二統之嫌 上命
樂還用八佾郎中余才言先用十二籩豆始於汪舉之
導謏遂致樂用八佾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慶

雲等言 興獻帝於 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佾能
免僭上之嫌乎既而侍郎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
劉宸御史唐僑儀秦武皆不聽

三年四月禮部會文武羣臣上建室議言漢宋以來入繼
大統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
官致詞尋亦奏罷至於立廟大內而親祀之古未有也
萼璉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臣等
所謂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
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繼統則法堯舜而宗祀何獨
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

宗爲皇伯考臣等力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
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恐非所以加於宗廟也前
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
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萼璉付法司論治
禮部侍郎吳一鵬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
孔子述經所定 高皇帝著於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
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
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 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親藩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朕 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 本生皇考寢園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輩黨同欺朕冲歲甚失綱常往且弗問見奉先殿西室空所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迫切之情禮官卽諏日具議仍執違者罪無赦

五月詔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吳

一鵬等言 獻皇帝神主奉安陸廟中神靈攸依奉先

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儀不聽

遣官詣安陸奉迎 獻皇帝神主以司禮太監賴義督禮

儀京山侯崔元祭告禮部侍郎吳一鵬改題神主奉冊

寶上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緣途有司供獻神主皆有定品一鵬等復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久安不
宜遷動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畱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典祀今 獻皇帝神主惟宜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矣不聽

八月 上以觀德殿後在奉慈殿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詢於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等宏等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恐奉慈在西 獻皇帝神靈有所不安臣等不敢奉命 上曰朕欲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

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不敢復爭乞勅禮工二部卜日
營度禮部尚書席書等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災異
非常大工不可屢興 上曰民力當節但觀德殿改遷
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懷給事中張嵩御史
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肅茅屋示儉況今府庫
未充征稅逋乏事惟求中貫惟仍舊可也皆不聽

四年四月光祿署丞何淵奏言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
宗廟 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
世室以爲禰廟崇祀 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
廟得所有光正統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淵請

立世室竊謂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爲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
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 德祖居北 懿熙仁三祖
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文世
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 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
淵乃欲比之 太祖 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
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我朝
推止 德祖何淵乃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
何說也初議以 孝宗爲禰今祀 獻皇帝於觀德殿
卽爲禰廟何淵乃曰禰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

何說也張璠言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別爲立廟
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
萬世之公議也桂萼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乖
姦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可順情而信之
紊昭穆之序亂統紀之常乎禮臣等復屢議 上不許
五月席書等疏頃者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祔廟事乃吏
部尚書廖紀等武定侯郭勛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
忠數十百人咸以爲大禮已定不宜再更皇上孝心無
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死不敢以非禮誤陛下 上曰朕
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世室之建自古有之朕非敢

僭擬帝王功德惟我 皇考撫誨朕躬罔極之恩豈可
怠忽觀德奉祀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廷議反
覆執奏違理悖經且不究禮部其以夏商周典禮見於
經書者推詳博考再會官議擬以閏初廟祀之再議也
上遣中官傳諭席書曰必附廟乃已旣上議書復密疏
其不可 上曰卿奏乃怯衆飾姦朕膺天命入紹大統
皇考百世之室何爲不可卿爲禮官不當徇情屈禮務
會議奉安世室以伸朕孝思著卿忠誠無忽
尚書廖紀秦金都御史李鉞通政柴義等皆奏如何淵之
言是 獻皇帝昔稱臣於外藩今並祀於帝位不得爲

而爲之非孝也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法不可爲而爲非孝也。上意已決遂命大學士費宏石瑤太監張佐等卽太廟左隙地立廟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制定名世廟云初議上諭之曰旣相地建廟制度與太廟同而高廣微減務極嚴整伸朕永奉之情已而席書奏擇地以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神路由闕左門出入何淵復奏宜與廟街同門席書等議云今世廟與太廟同街出入未爲不可但直通此街須毀墻伐本拆神

宮監似爲有礙費宏張佐皆以爲不可謂。皇上愛親固切尊祖尤至廟街門宜爲太廟所專世廟仍由闕左門出入則太廟與世廟各全其尊親敬祖兩極其至矣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等俱劾席書依違持兩端學士璫等上言宜由廟街門因雜引儀禮爾雅及古禮圖徵之以辨禮官考禮弗精復畫古圖及廟街宜通之圖以進上下之禮官命復集議費宏賈詠石瑤力諫不聽給事中衛道主事曾存仁復各論辨。上怒奪其官外補之書等仍請乞從前議。闕左門。上曰仍由廟街門但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而已書與兵部侍郎

胡世寧復力言不可不報

五年七月時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言廟享重禮無故不宐遣代元雖親屬貴臣終非氣類相感祖宗之靈決無歆享之理又況臨時差遣倉皇就位誠敬何存 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九月世廟成 上自觀德殿奉 獻皇帝神主於世廟復

自武英殿迎神位安於觀德殿 上御奉天殿羣臣表賀先是 上諭輔臣曰 聖母欲謁世廟卿等詳議可否贊宏等言國初所定諸司職掌止有納妃謁奉先殿禮而皇后謁廟禮並不載惟大明禮制內有皇后初立

謁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

聖母欲謁世廟恐經由太廟門 祖宗列聖臨之在上固有不安 上以問璉萼對言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宮宐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璉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言璉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傳會 太后宐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璉萼言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

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因具儀以上書等不能難乃議請 聖母謁廟翟車暫離法宮路經太廟往復之間降輿升輿必須 皇上躬自扶持蓋禮雖 皇太后行之所以主斯禮者實在 皇上一行 上從之至是 上奉 太后謁世廟還宮 上行慶賀禮賜席書劉龍翟鑾張璫桂萼金帛六年初西室之修未以殿名 上命輔臣擬名毛紀等擬上三名曰崇本崇恩衍慶 上不用自署為觀德殿取七世觀德義也醫士劉惠周序以為未善請改為尊親

殿且言德字同德祖號

上怒繫惠序於詔獄戊邊至

是更定為崇先殿惠序子奏訴父冤釋之

四月崇先殿成

上奉

獻皇帝神位其中

章聖皇太

后行謁殿禮

上諭輔臣楊一清等曰忌日之祭不可用袞冕今用具服方祭非也禮云終身之喪忌日是也似不宜用吉

一清等上言

陛下每日鷄鳴而起行禮於奉先奉慈崇

先三殿之前切惟三廟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為廟亦未聞有每日瞻拜之禮 文皇帝止以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忌辰行禮未便故建奉先殿於宮內本以

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臣謹叅酌自今
每日令內使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聖躬親往各殿行
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
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 上曰覽卿具奏
甚見誠愛敦肯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報
其萬一何敢以勞爲言但君人者旣以一身上主郊祀
次則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強
力之人其能勝乎我 太宗時奉先殿當時止五廟神
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今九廟神位奉慈三室崇先親廟
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忌
辰計三十四拜朕稟清弱拜畢言語促喘前年病起益
甚不能如議卿所議察禮精當朕采納施行

七年 英宗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英國公張崙祭裕陵
先是每遇一廟忌辰九廟共用牛一豕五羊七於各神
位前致祭至是用大學士楊一清言遇忌辰止於所當
忌神位前行禮祠官以牲數請 上命用牛羊豕各一
九年更定 獻皇帝廟號初 上諭夏言 皇考廟名似
不甚穩先議比世室之義卽名世廟朕反復思之今推
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欲尊讓 太宗
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加宗號將思何避乎今加於

皇考廟徒擁虛名又不得世宗之稱不如別擬既而復
諭 皇考廟名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
之意言乃上議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稱太廟太宮
若昭穆等宮則稱小廟小寢世盡迺遷唯其間有功德
祖宗雖世數當祧則必別立廟以世祀之若周之文世
室武世室是也 皇考獻皇帝篤生聖人雖比跡商周
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
必爲世宗理宜虛埃是宗世二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
不欲當況世之上不冠以諡下又不承以宗考之
亦未經見今欽定爲 獻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世

之公議始定 上曰所議足見忠敬命付史館

十年正月 上諭張璠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
今行時禘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禘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以下同享於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
祖當代之制歲暮祭於奉先殿其世廟止行四孟禮歲
暮亦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卽會李時議來或春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璠等卽如諭議曰我
高皇帝四時享祭歷於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

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爲臣子坐於堂上而天子跪拜於下皆於禮不合於情未安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太祖孟春行特享之禮以尊列聖季冬舉大禘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真可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夏言曰禮合羣廟之主祭於太祖之廟是爲大禘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廟不可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主不可與子孫同列大禘宜奉四祖太祖南面中德祖四祖東西並序列聖左右序別東西相向不惟別

太祖於羣廟足伸尊祖之心而懿僖仁三祖得全其尊尤體太祖之心上乃命祠官設轡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迺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於是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旣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禮乃勅輔臣及禮官集議尚書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書禘祫時享三圖示學士夏言言乃撰禘議一篇以進言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者德祖也今陛下定大禘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尊德祖乎夫

既身爲 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熹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 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 上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并下集議大學士張璠言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禘 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於是復下部議

三月丙戌朔諭禮官曰 太祖開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

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禮未舉而昧幼之懷罔遂朕躬承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於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帝神南向牛一羊一豕一 太祖配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牌位十一年三月先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輔臣李時翟鑾禮官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

疏請建九廟因獻所撰大神殿禮成感雪賦一篇園丘
載祀慶成詩九章併錄上御札寵及其名者三條上
得疏喜下廷議夏言上議古者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
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
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
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
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太祖初別立四親廟廟
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
於廟制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者屢矣但今太廟南近宮
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
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
制則太廟巍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
兩廡卽分羣廟而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
何所且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
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周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
加立七廟乎卽使廟成而皇上冠冕佩玉循迂曲之
塗徧歷羣廟日亦不足或謂羣廟可攝則終無對越之
時丘濬謂間日一廟則是十四日而後徧也故東都以
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上曰朕於天地百神皆正祀
典太廟之禮乃不復古乎昭穆廟次卽度地以聞言惶

懼從命乃撤故廡改建太廟居中昭穆各三左右列
太宗廟在六廟之上各營寢殿爲特祀云

十三年三月詔孟夏祫享太廟命武定侯郭勛代時上
諭禮部咳疾之患猶未盡除仍須靜攝遣官代祀給事
中張選上言孟春特享適聖體違和暫遣代祭今孟夏
又當祫享大小臣工已知聖躬萬福必親行禮茲復免
朝卽如聖躬平復之初未任趨躄拜跪之勞亦當明詔
禮官先期告廟以陳不得已之故陛下亦須靜處齋宮
以通神明之貺上怒曰時享命官一時權暫皆非無
故是否朕偷安忽祀乃切責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言太廟被災
列祖神主亦被延燬必須補造重建宜特遣大臣祭告
權將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奉先殿以少伸皇上
純孝之誠上御平臺召禮部尚書夏言曰太宗旣
遷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一天
下作二主二廟恐弗合禮義於是言會多官集議言誠
如聖諭宜合併奉先殿供奉如常且北京宗廟行將
復古定制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上喜令
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必復建廟址築周垣香火併入

奉先殿承天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卽做奉先殿名
曰隆慶用別重輕之意仍將勅議刊布以垂久遠

九月以孟冬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二
臣皆有期功之喪尚書夏言奏二臣尚在哀中不宜與
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楫代且令

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卽奏捧主官十餘人以請

十二月時南京太廟香火併入奉先殿南京禮官言南京
太廟止有每日香火原無進膳祭享禮儀無可歸併其
奉先殿日進膳儀併獻新及時節祭祀禮儀合照常供
奉難以加損 上從之乃御製祝文遣官齋捧令南京

守備撫寧侯朱麒行祭告禮

十四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於文華
殿右室諭之曰 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改移前
日面諭卿等當同七廟之吉但今七廟之建以統於
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世廟重建於太
廟左方實與太廟加近規制亦須少殺於 列祖之廟
不至相踰庶稱朕尊祖之意免豐禰之嫌時等退卽於
二月四日詣太廟東逐一相度其址深廣丈尺并定擬
規制具奏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
之曰所擬世廟規制在太廟東不免于動林木朕惟

皇考聖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追體皇考之心卿等卽於太廟東南隙地相度定擬來聞言又會同孚敬時等同詣太廟東南相度議上從之

上諭張孚敬曰今建文祖廟爲世室則世字當避孚敬謂不可改文世室須別爲名夏言曰古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餘廟不用宗字曰羣廟何稱孚敬以爲用本廟號他日迺遷更牌額時曰不若只用昭一昭二昭三穆亦如之庶免易額上然之欲加一字爲昭第一廟復問孚敬對仍用本廟號爲妥從之

遣郭勛行祭告禮奉祧廟主於奉先殿

二月初建九廟時卜日告廟興工遇莊肅皇后之喪

上曰廟建大事禮之至吉今旣卜吉宜速奉造但時非古比或以爲皇兄后喪爲不可卽舉行者禮部其會多官議之衆議宗廟事重不當以喪禮輒止而宗廟重祖併當吉服告廟上曰廟制已稽郊禮數歲甚非事天尊祖之道其照期從吉行事上御文華殿西室召張孚敬李時夏言面諭曰今恭建列聖羣廟本爲尊太祖者但太廟旣爲太祖之專而廟庭塵舊禮宜崇飾庶稱尊崇之意乃並日興工

先是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旣遣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官上陵行禮內殿復有祭祀似涉煩擾卿宜從容講明
越數日復召對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內殿不
復設祭 上曰內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臣議奏上陵
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於奉先殿有祭并中
元仍遣官詣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爲令尋諭言
內殿之祭并禮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祖典非朕好
變卿還同閣臣共議之

四月詔孟夏權於內殿祫享時修建宗廟 列聖神主俱
暫奉安於內殿故祫享之禮卽於奉先崇先殿舉行

上召李時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
厥明視事爲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考
議以聞言等言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闕故祭
之日鷄人夜嘑但以 百官闈人設門燎蹕宮門殿門
所以嚴有事也四時之享秋孟以中夜三孟以日中蚤
晏非時誠宜厥明行事晏朝誠禮也古人席地而坐飲
食用籩豆亦席地以設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入
則脫履出則內履雖以致潔亦便拜跪若脫履土殿意
者恐有履聲嫌於不恪然履以飾足爲禮脫履雖若致
敬而足不爲飾亦近於褻請自今宗廟祭祀俱用厥明

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灑掃所司設燎廟
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舄陪祀等官俱
用潔淨新履供事庶得合古迄今之道也制可燎罷之
十二月 上諭輔臣李時夏言曰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
欲新之時曰請俟太廟工完併新崇先殿 上曰然第
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設奉先
殿 上曰然則崇先殿牌當置牌與主不同朕擬奉之
宮中二臣謝不及至是宗廟成 上申諭曰神主奉安
後奉先殿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景神殿以便來春三
殿之修可卽於是月舉行

十五年二月學士廖道南獻九廟禮頌言 上命付史館
四月行大禘禮於太廟諭賜輔臣禮官御製禘畢吟夏言
因上言太廟方成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
皇初祖首享之此於皇上追遠之孝 太祖推尊之心
適相昭合 初祖在天之神宜乎響答是以來玄鳥之
祥也謹恭和三章以進
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詔天下臣民冬祭得祀始祖從之
七月 上諭禮部中元之祭事不經見去歲已用清明霜
降二節於陵前祭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內祭似勿
瀆可也部議誠如聖諭請著爲令

初 孝宗於奉天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
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於內蓋皆
祀所生母也至是 上諭禮部曰廟重於陵禮制故嚴
今廟中一帝以一后配惟陵則二三后配葬廟祀陵祀
已自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如奉主於陵殿爲合禮又
梓宮旣配葬於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此亦關典
禮卿其會議以行夏言乃集多官會議言自古天子惟
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別薦於寢身沒而已斯
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帝之文周之閟宮宋之別殿皆
此義也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

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於妾母不
世祭謂子祭之於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不承父
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
母也今日陛下於 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於 孝穆
皇太后孫屬也於 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
擬祧今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情伸禮得足定天下
之大典且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體畧同但祧義
惟遷主爲是而遷主陵殿歲時祔享尤爲曲盡非前代
所及議入 上令擇日奉安 今 宜 祧 主 數 奉 如 儀
八月 上諭禮部奉慈三后主遷奉各陵 陳后宜先處

夏言言 悼靈皇后神主先因祔於所親暫奉安於奉
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今 三后神主遷奉陵殿
則 悼靈皇后神主禮宜遵奉聖諭暫請安於奉先殿
旁室以妥神靈但奉先殿別無旁室惟殿之盡西一室
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惟於歲時享祀或有事祭告 祖
宗列聖則宜一體設饌但不啓主匱不見祝稱斯爲合
禮 上是之

十一月九廟成夏言言宋儒朱熹有言天地間有兩件極
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爲太祖特廟自
東漢以來千餘年間無人整理今 皇上一朝共舉不
數歲而郊廟之制大成又 獻皇帝廟卜管吉址廟庭
一新且祔主有期伏請聖躬瞻視適觀厥成以伸 皇
上尊奉祖考至誠至敬之情仍勅令文武百官恭候於
太廟門前俾得瞻仰宮牆之美 上曰朕不必視
十二月 上諭夏言言者天子有事於廟后助奠獻茲者
廟制旣已復古皇后宜與事宗廟以明婦職言因議本
月初十日奉安 太祖 列聖神主至期合請 皇后
恭詣各廟行事乃具 皇后助奠儀以進 上曰 皇
后助奠本古禮之正況我 皇祖初制命婦亦有陪祭
之文卿等考據詳不但目今倉卒待議別行

更定太廟祫祭神位以 德祖居中東次 懿祖又次
仁祖西次 熙祖又次 太祖俱正南面之位自 太
宗而下 六聖之位左右序列一遵舊制
奉安 太祖列聖帝后神主於各廟先是禮官疏言 皇
上稽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特全 太祖之尊別作
太宗不遷之廟乃曠古之盛事新廟告成禮宜肇稱祔
主之祭以妥安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恭擬禮儀以進
至是乃行奉安禮

閏十二月初定 宗廟祫特享諸禮時九廟既成一土
乃定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於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
春特享 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禘於
太廟 皇考止舉時祀布詔天下

十七年六月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
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又言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
祝賀君上以尊朝廷勿寄釋宮以褻體統下禮部集議
尚書嚴嵩言臣惟明堂園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園
丘之北正應古方位明秋享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
至於侑享之禮以功德則宜配 文皇以親則宜配
獻皇帝揆以嚴父之旨以 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容或

有所不安者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上以示大學士夏言言不敢對上曰明堂秋享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歸一之議以聞皇考稱宗在今日亦不爲過情何爲不宜復命集議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垂訓無極上嘉納之時戶部侍郎唐胄上疏力爭上畱中不發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特黜胄爲民

上因禮部尚書嚴嵩議復諭嵩曰朕惟國家之興始於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太宗文皇帝宜同稱祖號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薦宗稱與乃復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今皇考嵩孝宗同氣之親同爲一世宜奉皇考與孝宗同爲一廟蓋四世之廟祔爲獨親我太祖卽位仁祖雖自布衣必享天下之祀皇考固獨缺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槩以宗稱於義未盡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復異議上命各擬廟號卜日奉上大學士夏言擬太

宗爲烈祖孝皇帝 上定爲成祖至是恭上廟號尊
文皇帝爲成祖 皇考爲睿宗獻皇帝祔於太廟
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於奉先殿已而改議撤南郊大
祀殿建大饗殿行之是秋大饗殿未成乃享於宮右玄
極殿以 睿宗配享禮成宴羣臣於謹身殿

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勅諭禮工二部曰頃會議欲奉
皇考於 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義然題扁各殊終
爲未妥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
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
後爲寢又後爲祧時祫時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

向 成祖及羣廟我 皇考同堂而序享獻旣畢則奉
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勅行之

二十三年三月禮部會廷臣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咸
謂 聖神之見高出千古誠至當而不可易者請遵制
卜期興建 上曰昨同五臣計鑿旣引宗廟序昭穆爲
詞後聞諸論復謂同堂異室已久昭穆之列難行一人
之言何先後 若是再會官詳議以聞於是尚書張
璧等再集議言天子七廟昉於夏商而備於周室臣等
竊惟盡善盡美垂範罔極無如七廟之制者至於昭穆
之序宜仍奉 成祖爲世室蓋功德兼隆又稱祖已久

不當奉居昭列其次奉仁宗爲一穆宣宗爲一昭
英宗爲二穆憲宗爲二昭孝宗睿宗爲三穆
武宗爲三昭古者宗廟之中惟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
昭穆爲尊卑也今孝宗睿宗各爲一廟睿宗常
尊安其廟矣疏入上命待旨行議久未定左庶子江
汝璧言成祖首正世室而奉皇考入廟則見存舊
廟宜遷於穆廟之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貌東
西對峙太祖歸乎其中祧廟奠乎其後三昭三穆列
乎其前成廟睿廟翼乎其左右而於朱熹廟議之
圖正象合矣右贊善郭希顏言太祖創制之初用周
制建四親廟今日當從之制無過於此立太廟居中立
世廟居左而虛右立四親廟以次左右立祧廟居後太
廟則祀高皇帝所以貴受命之始也左世室則祀
文皇帝所以報有功示不遷也四親廟則祀皇高祖
皇曾祖皇祖考皇考何也四親相承不敢忘所由
生也所以明未有無父之國也欲舍考而廟其不爲考
者非人情也但孝宗於皇上爲伯考德澤在人宜
廟於成祖之右武宗於皇上兄也臨御日久宜
別廟於昔所祀皇考之宮或祀或祧以待他日則於
情爲各當於費爲不繁於列聖爲曲全於人心爲允

國朝典彙卷二十一 禮部
三六
協 皇上無豐禰之嫌 獻皇帝無子先父之議矣疏
下禮部言汝璧之議間有異同然其說本於朱熹希顏
之議本於韋玄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夫奉
孝宗 睿宗同爲一廟以位於三穆而 武宗以帝王
統序不失在昭之位四親之思旣全世 之義有待
武廟之祀不更名正言順足以垂憲萬世其視損七廟
而爲五廟孰爲當耶若希顏之見以逆順非 禮之禮
其曰於費爲不繁尤爲悖戾之甚惟 皇上亟賜成斷
下所司遵行疏入報聞是日希顏復上疏持前議益堅
御史劉存德等劾奏希顏妄議 上奪存德俸半年餘

三月翌日工部尚書甘爲霖奏太廟親制未定恐南杉
大木裁斷一定難於更改 上曰廟復同堂異室之制
旣已定矣朕下旨會議不過觀驗人心耳料造已會計
明白只併力早成工完之後別有重務於是廟建之議
始定如今制云

七月新太廟成 上於奉天門受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乃
頒詔天下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
命加嚴嵩太子太師許讚少傅張璧太子太保甘爲霖少
保唐龍費家俱太子太保賞廟建功也禮部尚書費家
等奏言太廟告成宜舉告廟禮 上命 皇太子攝行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祀禮御史周冕言今大工告成廟貌鼎新祖宗列聖
得復其位睿宗又與列聖合享一堂非陛下之誠
孝無以妥其靈通其志宜於奉安之日或秋祭之期齋
祓一心親致孝享不宐代攝以觐神人之望上怒冕
故抗明旨逮獄鞫訊謫遠方

八月先是大享殿工程將竣禮部尚書費寀言大享殿三
字原係欽定請書扁額上定門名大享殿名皇乾寀
又言皇上憲天稽古達孝因心茲當郊廟禮成之後
準古明堂之制肇建大享殿皇乾殿今工完在即秋享
上帝以睿宗獻皇帝配典禮隆重羣臣宜上表賀

及詔告天下并書諭宗藩上令暫止至是嵩上言

皇上嘉尚古禮取法成周明堂嚴配之文奉皇考以
配上帝尊親大孝千古帝王莫及此典往年權行於
玄極寶殿茲則鴻構落成首舉此祭人心咸望乘輿一
出躬舉大儀以光聖孝尋定大享以九月四日暫於玄
極寶殿行禮各項禮儀俱俟來秋定行

二十九年十一月時禮部議祧仁宗祧烈皇后於
太廟之九室議不果行兩浙運副郭希顏以往年所
著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祧一篇進覽因言享祀凡幾
嵩文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失

今不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況九室皆已有主五世
又不忍祧將來 孝烈不識何所耐乞改詔中外增上
昭穆世世長守 上以瀆擾姑貫其罪

隆慶元年禮部言 獻皇帝皇后既升祔太廟奉祀內殿
行禮之日已與 列聖同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請悉
罷之止存日供之膳 上謂玉芝祀典出自 皇考孝
思復命詳議以聞尚書高儀等復言玉芝宮既為 睿
宗原廟近又設有 二聖神位日供之膳宜如舊奉設
而悉罷其四時享祿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
國家之典禮 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從之

先是禮部言國朝廟制一后配帝其禮甚嚴 孝烈皇后

改題神主宜勅所司於大內別建殿宇奉安以副 皇
上一體孝事之意 上命會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
列后奉祀別所非祀於大內之別殿則祀於陵寢然內
殿似近而專陵寢稍疎而遠臣等反覆詳議惟大內別
殿之祀為當得旨如議以景雲殿奉 孝烈皇后專祀
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 獻皇帝入廟稱宗
一事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
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諸宗諸帝並列
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 武宗而今乃設位



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臣以爲獻皇祔
太廟於萬歲後不免迺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
惟陛下勅廷臣博考詳議務求至當章下所司
二年正月孟春享太廟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行禮
官請上親祭不允於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國
家之大禮春祭四時之首禮皇上常萬國來王之福
朝觀官吏會試舉人四夷朝使咸集闕下正宜親臨廟
享以萃合天下之心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奠獻有數
其禮不繁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請仍親詣太廟
行禮上乃從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衢州府推官臣伍承憲訂正

禮部十四

獻廟大禮

正德十六年四月命禮部會議與獻王主祀稱號禮部
尚書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取文獻通考檢漢定陶王
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時會試中式舉人張璉卽
詣禮部侍郎王瓚具論皇上實入繼大統非爲人後

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然之廷和遂令言官指
摘瓚失調南禮部

五月毛澄等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
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
丹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別立 典獻
王後以主祀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奉
祀又稱號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
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
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
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頤論曰爲人後者謂所

後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美
生人之大倫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今 皇上旣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典獻王爲皇叔父與
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祭告 典獻至
上箋王妃俱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爲與獻王後宜改
稱 典獻王爲考王妃爲母益王稱叔父益王妃叔母
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體重大其再議澄等
又議 典獻王繼嗣以崇仁王襲封 皇上稱 典獻
王曰皇叔父大王自名尊崇至矣因錄宋程頤議上

上復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
上言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賢莫如漢
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澄等仍上議武
宗皇帝以神器授之皇上恩德無比傳所謂有父道
焉者特以兄弟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孝
廟而上彌祖曾高以次加稱興獻王雖於皇上有
罔極恩斷不可以稱諸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
以上畱中不出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
如禮官指上終不從仍命集議

七月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璉上言朝議謂皇上入嗣大

宗宜考孝宗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王妃爲皇
叔母者不過拘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臣固未敢以爲然
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
無子皆預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
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皇上以武宗無
嗣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
未常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不同
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使興獻王尚存
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在矣稱之
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稱皇叔

毋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防爲外籓援立者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可槩論乎疏奏 上覽之遣司禮

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何得廢朕楊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 上熟覽之遂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一日 上御文華殿召楊廷和蔣冕毛紀入賜茶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廷和等退執奏仍封還手勅旣而毛澄等上言 興獻王稱號 皇上未卽裁定張璉乃力排廷議御史盧瓊極論恐聖知因邪說而生惑大禮踵衰世而不經宜將張璉戒諭不聽

八月 上以 聖母將至命禮部具儀初議由東安門入
 再議由大明門左門入 上斷出大明中門入謁廟朝
 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璠曰雖
 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
 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
 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 上命治母后儀駕奉迎詳后
 上諭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 祖宗鴻業為天
 下君長父 典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
 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為朕
 申其孝情廷和等上言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

必上順天理下合人心 祖宗列聖之心安則 皇上
 之心始安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 皇上念 典獻王
 嗣緒無人徽稱未定特勅內閣元臣委曲折中臣等一
 得之愚盡於前議揆量事體使宜於今而不戾於古協
 乎情而無悖於義張璠復著大禮或問齋至左順門楊
 廷和知之命修撰楊惟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
 必欲與內閣爭耶璠曰內閣誰為爭者焉有為禮使君
 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當代
 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
 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臣不得已乃



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間有一二臺諫不能
開陳又從附會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
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
世公議阻於上聞竊謂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
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
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
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
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
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

答曰此聰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
失得萬代瞻仰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哀帝英宗
乃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
較合於義似近今 孝宗旣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
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 皇上猶未誕生是 孝
宗固未嘗以後托也 武宗賓天之日 皇上在潛邸
也是 武宗未嘗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故事大不相
類今必欲 皇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
爲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旣以

大業授之 武宗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其心豈肯舍已之父不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王與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 皇上

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帝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此統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以大業授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
故止稱皇兄又謂皇上旣兄武宗自宜父孝宗
茲言何謂也臣答曰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
皇上也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
與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
有皇上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
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
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與獻王父子也
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皇上嗣與獻王藩王
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可乎臣

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
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况今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
受者也今欲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
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家之故事也是天下重
而大倫輕也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無
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
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
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
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武宗然

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

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哉問者又曰子必以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與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與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與獻王是強為父子也

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與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可乎問者曰然則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



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 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爲 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

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篡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摠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 興獻王別立廟於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

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公之災且謂有朱熹兩朝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祀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朝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王立廟所以稱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

也嘗聞祭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

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皇
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問者曰或
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
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
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
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
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
恐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
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
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

也璵嘗按其故昭帝亾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
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
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
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爲之子
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
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
也光武乃長沙定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
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
子嬰立凡四傳矣時于莽篡立漢祚旣滅而光武中興
乃猶嗣元帝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

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旣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俗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案判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

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爲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况 皇上乃入繼

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於光歷數張璉建
議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璉戒諭不聽
十月勅禮部曰 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
生父 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 母興獻后 憲廟貴
妃邵氏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

兵部主事霍韜上言議者謂 皇上宜考 孝宗以 興
獻王爲叔父以崇仁王爲 興獻王後臣以爲此議者
其故有三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由漢以來惑人深
矣師丹程頤司馬光輩守此以誤當世今日臣子敢謂

已之賢智有過之者乎蓋拘前代故事也 孝宗之別
武宗一人而止 武宗無嗣 孝宗一傳而止若遂行
興獻帝尊封之典則 聖母之至與 慈壽太后中宮
皇后何禮相處萬有過差宮闈成隙蓋不忌 孝宗之
德也韓琦相業歐陽文章足各一代議及濮王典禮舉
世非之欲加之罪今日臣子誰敢倡父 興獻帝之說
以取罪乎蓋避迎合之嫌也臣謂 皇上於 興獻帝
宜正父子之名於 興獻后宜正于母之禮於 慈壽
太后中宮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而已時同知
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奏如韜議 上令禮

部知之

嘉靖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言武宗臨崩垂念宗社大計特請慈壽皇太后迎立陛下之時未嘗育之官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且與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踈屬援不必避之嫌割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臣愚以爲與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如慈壽之例庶繼統之義報本之恩並行不悖疏下所司知之時費宏初至閣以浹鄉人懼楊廷和疑已乃自

誓附議浹遂外補爲僉事

上傳諭內閣

與獻帝冊文朕宜稱子楊廷和等言以子

自稱非所以後

孝宗承

祖宗之統既復諭宜稱孝

子廷和等復言

陛下考

孝宗承

祖宗之統於本

生父自難稱孝子冊文又稱以長子入奉大統則本生之情愈明乞勉從正禮已遣官詣安陸上尊號以太監

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恭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

神主題曰

與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著子名

十二月時廷和心不自安乃寓書於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俊遂上疏日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

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恣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 陛下何忍襲為之奏入詔付所司廷和喜起俊刑部尚書

御批加 典獻帝后尊號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言皇上御批於 典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仰惟聖孝固不能自己者然於此有禮焉雖君上有不得自尊臣下敢輕變乎乃封還御批言 陛下朝見 典獻后即

以臣等愚見從容開導 上曰卿等所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己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御批如前廷和等復言帝后之加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 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 上曰 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已命行其 典獻帝宜加皇號 母典獻皇太后朕不敢辭廷和等言 典獻帝后稱號尊崇至矣今必欲加皇字則本生之私恩既重



所後之大義莫伸俱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
朕躬所言典禮朕自裁處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
俊郎中余才等奏如閣議 上曰還遵懿旨諭稱 興
獻皇帝興獻皇太后

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先是下璠大禮或問於禮部看詳
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寓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此
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

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疏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
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
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

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 孝宗

之統繼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統繼 祖宗之

統也以 皇上承繼 武宗仍為 興獻王別立廟祀

張璠霍韜之議未為迂也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

上於 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 孝

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 皇考興獻王此

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為天子 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

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

蓋有不能已也為今日議 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

皇考與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宜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祔太廟皇上承祧續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

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與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

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祀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二年六月楊廷和等言皇上前以慈壽皇后懿旨稱帝后於王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慈

壽並非所以奉正統也復遣司禮監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廷和等復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為不正之禮恐為聖德累今必欲行之是徇情也上御平臺召廷和等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典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復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奉迎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南京主事桂萼上疏曰禮官以皇上與為人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帝之宗

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為于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為之子乎果曾親許為孝宗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

之主也明矣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之
 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
 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抑二臣將上面
 中止耶臣故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進上曰此
 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
 合行典禮以聞吏部尚書喬宇等言古今未有無父之
 廟然必以孝宗為考而後憲祖之太宗為不絕律
 凡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降服宜以聖祖律文為法
 不聽

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詣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

侯廷訓勦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遍示羣臣後得之
 喜輒據宗法論天子禮曰敢違議者斬因會文武卿寺
 等官上言祖訓兄弟終弟及指同產言皇上為親弟
 武宗為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
 璉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
 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顥之議而桂萼之徒
 肆言無稽情罪可惡上云還叅眾論再議初武定侯
 郭勛之與是議也謂俊曰此關係重大宜折中不可偏
 執俊與力辯遂至大詬給事中張紳等三十二人御史

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疏如部議 上責其朋言亂
政修撰唐阜奏言 陛下當考所後以別正統當隆所
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俸於是俊等更
議於 興獻帝后上各加一字以全尊稱不報

三年二月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寶疏上奏曰今之大臣孰
不欲 皇上取法唐虞惜其未舉堯舜之事以復 皇
上者按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以瞽瞍爲
父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雖凶德猶得享於郊者
以爲父也今當考 興獻帝別廟祀之代府長史李錫
復奏 聖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京都察院經

歷黃綰亦上言強 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宗兄弟
相傳之統絕 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
其道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奏言武臣襲替無嗣者必及
弟姪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也而况陛下天下大君
乎疏入 上益心動遂有召桂萼等之意矣

召督賑侍郎席書南京主事桂萼張璠霍韜詣京都御史
吳廷舉言書等被召必不肯變初說以犯罔上之誅願
特勅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大學士
謝遷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都御史李承勛皆
累朝舊臣熟於典禮勅令開陳擇其合於禮者斷而行

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咸孚人無異議璵萼乃復上
疏申明統嗣之辨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
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乞明詔中外稱孝宗
爲皇伯考 興獻帝爲皇考 武宗爲皇兄則父子伯
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 上以此言有關
典禮俱命會議是日 上御平臺召蔣冕毛紀費宏諭
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冕等不能復對
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給事中張紳御史朱實曹
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來京人心旣以驚疑頃又聞命
蔣冕等草詔萬一聖心爲邪說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
何 上俱切責之

三月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尚書
汪俊等請罷議 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
議曰 皇上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
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
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
他襲封與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
足以伸至情矣 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

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
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
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 上曰朕祇
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擬又湛若水等石
珪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太常卿汪舉等皆具
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 上切責之曰爾職司邦禮
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諸官方言建
室之非且曰臣等遵 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順之論

以悟聖心姑停建室仍立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
日皇子衆多襲封典王世世承享 上曰朕承天命祇
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本生聖母躬親侍養本生
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符同執奏敗父
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
室亟行修飭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呂柟編修
鄒守益亦上言 上大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
張翀章僑等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
謫柟解州守益廣德州各判官

吏部員外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璵蕁之議其略曰禮立

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當稱父矣可仍曰伯叔父乎 上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四月奉上册 昭聖慈壽皇太后 興國太后册寶尊號

上御奉天殿受賀頒詔天下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承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

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

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 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

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册寶加

上册 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

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時張璁至

東昌讀詔書曰執政忍爲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紊

不可已也先是 上命內閣撰擬册文遣司禮官傳諭

欲 昭聖册內稱嗣皇帝 獻皇帝册內稱孝長子

章聖册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

原文封進 上覽之御批 獻皇帝册內加一孝字

章聖册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

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

本生母三字係勅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

原文止稱長子 章聖冊內加一聖字

桂萼張璉既趨命發南京附朝議者益懷疑忌黃綰黃宗明送之曰人心大異子行慎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胡瓚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并止璉等璉已至鳳陽讀勅諭乃語萼曰爲禮如此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豈能遽察其欺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 皇考獻皇帝之稱天下後世終以 皇上爲 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乃復召萼璉以書爲禮

部尚書蔣冕在 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 上復遣

人趨之冕遂乞罷許之

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各疏論主事張璉霍韜首爲厲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藉衆議以濟已攘臂不顧仰惑聖聽今萼等取用書進禮卿用非其宜請並斥之以謝天下磐疏又謂今欲別建一廟於大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並下所司

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璉

霍韜黜謫馬明衡季本陳逅舉措異常中外駭愕且書
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
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璉疏入報

聞

五月張璉桂萼至京師上疏言詔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
乖違謹復條七事一辯兄終弟及之訓二辯英宗受仁
宗命而為子三辯皇伯考之稱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
兩考之禮六言母子之稱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
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疏奏畱中鴻臚少卿胡
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防覬覦耳是

故降父母期師丹以為重正統入繼太宗魏明以為重
正統是統嗣一也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
藝祖以其為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 上責
其狂率出位斥為潞州判官

六月給事中張璉等三十餘人連章言 皇上命取桂萼
張璉入京萼稱疾不出璉數日始朝不意二臣恣肆若
此蓋自二臣進言以來半禩於茲朝講一皇字暮請一
考字紛紛不已萬一 皇上惑於其言而輕改之縱
皇廟如在之神歆否不可知其如 母后心何其如天
下臣民心何望亟罷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鄭本

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言桂萼首倡亂階張璉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喙而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席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行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時瑾寧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給事中謝賁御史戴金張郭希愈沈教相等章累上皆下所司

以桂萼張璉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萼璉言禮官失禮於初匿非於後伏承明命三至促臣來京蓋欲令與面決是非親賜宸斷乞皇上親臨便殿集執政

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漢卿劾奏席書賑濟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覆請旨得是字遂朋沮其進張璉等乃取所劾萼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私相語曰若亦得一是字輒撲殺之上稍聞知乃命萼璉獻夫爲學士而責趙鑑朋邪害賢輕弄法度責璉等陷義罔忠俱伏罪桂萼張璉方獻夫上疏辭學士上皆報曰遷秩非以汝議禮故而汝亦非用是說以希進者忠臣學行簡在朕心故特掄寘翰林以成朕納賢之治不必再辭已而吏部尚書喬宇言前者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等力陳其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不可今復有陞萼等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於倖
佞之人翰林學士之職其選甚重而使萼等居之則凡
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乞寢其命 上以
字言將違切責之且曰任用才賢自古帝王之治萼等
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以干進者其卽令視事已而給事
中李學會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並疏論
萼等 上怒詰責學會等令對狀伏罪乃宥之
學士豐熙修撰楊惟聰舒芬編修王思不欲與萼等同列
各疏乞歸 上皆不允御史劉謙亨言萼等曲學偏見
驟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體宜賜罷黜章下所司

刑部尚書趙鑑言聰萼之罪誠有如張紳諸臣所論者宜
付臣等寘之於理 上曰趙鑑旣居法曹宜奉君命何
乃朋邪弄法勅令自劾已而鑑疏伏罪復切責而宥之
修撰楊慎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
同議論亦異 陛下旣甄錄萼等以其言爲是而臣等
所言皆聖明所不取臣等不能與之同列願賜罷歸
上曰朝廷儲才處之史館宜勉脩職業涵養德性以需
異日之用楊慎不能安分率衆求去張衍慶等同聲附
和輕肆殊甚姑奪慎俸兩月衍慶等一月

南京主事侯廷訓撰刻議禮書本潛寄京師被訪下鎮撫

司拷問廷訓子一元年十三歲上書訟冤詔下所司
給事中李學會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
所能堪會方獻夫以引疾求退吏部尚書喬宇等因言
宜罷書仍守舊職而黜萼璉及韜聽獻夫致仕不聽
南京吏部尚書楊旦等言璉萼一言偶合躡陞清秩非所
以示大公於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
將璉萼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 上曰錄用賢才出
自朝廷璉等所言實典禮之正何以謂之偶合且不究
喬宇復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列殆無虛日
願賜罷黜 上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

御史段續陳相各上言萼等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
陛下不察加以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 上謂排妬
忠賢逮繫鎮撫司獄各外補之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
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
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爲言俱切責之

七月張璉桂萼疏奏議禮者之欺妄條爲十三事以上一
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
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輕
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天子爲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
俱立皇考廟八言朱熹嘗謂定陶事爲壞禮九言古者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六
禮部
遷國載主十言祖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
聖諭旨十一言 皇上於 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
終三年喪十二言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
名章疏勢有所迫疏奏留中何孟春復條爲之辨 上
責其妄意奏擾變亂是非因伏罪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邀定策功沮撓大禮使 陛下
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其罪甚大而千戶聶能遷百
戶陳紀教諭王价錄事錢子鰲亦各論奏俱留中不下
掌詹事府吏部侍郎賈詠翰林學士豐熙等並疏言大禮
之議出自朝廷頒之天下已三年於茲矣奈何近因二

三乖謬之言遂致聖心惶惑欲去本生之稱專隆勳
之報非先王之禮啟後世之議豈不爲聖德之累哉
上怒其嘯聚狂率忤違勅旨姑宥詠而逮熙下詔獄
原任給事中陳洸已陞湖廣僉事以舊銜上疏言主事張
璉等危言論禮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當道者日爲逢
君曲肆排阻且羣結朋黨必欲 陛下與爲人後虧父
子之恩又短 壽安皇太后之喪使 陛下不得伸承
重之義又言內閣銓衡所係至重宜擇人居之今尚書
喬宇郎中夏良勝用舍任意擠排豪傑給事中于桂閣
閣史道曹嘉素稱剛直或陞外任或擯外方 陛下取

用席書等交章壅沮以爲不由吏部會推專擅可見乞
削去字良勝官職召還桂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
侍郎何孟春言洸以外補猶冒舊銜假以建言紊亂國
典宜行究問以絕他覲 上不從特命陳洸與于桂閣
閣史道俱復原職而出良勝爲茶陵知州

上諭 獻皇帝冊文去本生二字改稱 本生聖母章聖
皇太后爲聖母大學士毛紀費宏石瑤言本生二字上
干宗廟下干宮闈事體重大慎無輕改 上乃御平臺
召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
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

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上召多官至左順門諭更定

母尊號爲

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册寶何孟

春草疏達且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爲更定乃
爾吾且不避禮官尤當力爭之希周乃率郎中余才言

考

孝宗母

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

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與 昭聖無別孟

春因與九卿學士臺諫各疏爭章十三上俱畱中不報

上朝罷齋居於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

疏畱中必稱

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

矣何孟春日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紳、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遂遮畱諸朝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孟春獻民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禮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崑、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鈇、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黃、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猗、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鞠、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初、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紳、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日、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二十、有、九、人、余、寬、党、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勳、應、大、獻、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鵬、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粟、登、党、以、平、何、岩、馬、朝、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
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翁磐李文中張
深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
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賓
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可
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朝胡璉范祿陳力
張大輪葉應駿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郝勅趙廷
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
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
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羽

車純蔣珙鄭鐳凡十有五入母德純蔣同仁王暉劉道
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
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者聲徹於內 上命司禮監諭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
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
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輩可坐視乎
紀與石瑋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
而本生二字爲要 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
人心耳若不舍已從人何以爲治 上復遣司禮監諭
之曰 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

國朝典彙卷一百一十八
三十三
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凡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

謫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翔郎中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戍邊朴羣臣於闕廷初逮繫時羣臣有避匿者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三十人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上曰何孟春等入禁聚

哭藐朕冲年爲首者編發戍邊其餘四品以上俱奪其俸五品以下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相與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楊淮員外張燦申良主事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敘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

復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鑿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於詔獄上怒不已復命責之曰楊慎王元正劉濟倡率譴諱震驚廷闕其加杖編戍安鑿等俱加杖削籍張原死杖下

八月祭酒崔洗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陛下



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斯爲
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父子
差輕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禮
已可縱上罷之

給事中陳洸奏近日議禮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門叫哭
致傷國體皇上雖罪譴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
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決禮部侍郎吳一鵬助汪俊
忿忿而抗廷論以楊廷和爲心腹而得司馬者兵部尚
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強毛紀等以出跪者禮部侍
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親弟汪俊而居吏部是謂明

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而欲置桂萼於獄是爲比黨
倡率跪門高聲叫哭則郎中余才劉天民附和禮官妄
排正論則員外薛蕙給事鄭一鵬之數臣皆爲邪黨乞
亟賜誅譴臣又訪得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廖紀之清介
服滿南京禮部尚書邵寶之守正皆嘗因議禮而見忌
於權奸服滿吏部侍郎胡世寧之剛明養病祭酒魯鐸
之德學致仕都御史林廷玉之才畧皆素以名望而見
疾於邪黨養病南京吏部郎中姜清兵部員外梁焯御
史馬津服滿監丞蔡宗兗致仕叅政王濟朝賀到京叅
議方鵬僉事李階皆卓然有見而達此禮者也原任給

事中今陞叅議能浹原任給事今陞叅政邵錫原任御史今陞副使張潮皆建議此禮而被外遷者也乞將廖紀等急賜起用姜清等行取來京方鵬李階卽留京改用仍乞勅諭廷臣自茲以往務和一德開誠布公共圖一正理章下所司於是費宏金獻民趙鑑汪偉吳一鵬朱希周俱上疏乞致仕皆優詔留之

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言諸臣諫論大禮不啻再三伏哭闕門冀有所感悟耳不虞觸聖怒罹死傷至於此極幸俯賜寬宥以光聖德 上怒其狂率輕瀆奪俸二月

後府經歷俞敬疏言學士豐熙及部寺各道諸臣述難在

惇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俞慎等俱已故豐熙等在獄者亦垂亡而呻吟衽席不能起者又不知其幾竊惟 恭穆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體恤羣臣以張大孝於天下伏望已故者恤其後垂亾者宥其身使爲臣者無復以言爲諱則宗社幸甚章下所司

九月大禮議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先是吏部侍郎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上言大禮之議或謂當考 孝宗使 獻皇承

統亦將考 孝宗乎或謂 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
王追王之與乎或謂宜系興國於帝后之上獨不曰興
國者先朝之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
號可乎或謂仍祀安陸 獻皇止 陛下一子宜躬孝
享而乃別廟於外藩可乎 上嘉之時禮部會議席書
言遵祖訓據禮經 皇上實繼統非爲人後汪偉鄭岳
徐文華尚與張璫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
是古禮如是茲議當矣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
與璫等獻夫會同公張鶴齡侯郭勛駙馬蔡震伯張偉
尚書秦金等六十有四人上議 上允之乃改尊稱祭
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先是 上命內閣草詔欲寬
例席書以爲小人之幸有壞典禮 上問三學士亦如
書言乃止

石瑄上言 孝宗 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
今輒行雜間臣實傷之且幽明一理事亡如存今孟冬
時享 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宜如鄭
岳徐文華議 上曰大禮會議已明瑄職居輔道輒引
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事君之道乃罷岳文華俸
學士張璫以大禮旣成請退休以全臣節桂萼方獻夫亦
上疏求退 上皆優答不允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欽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先朝所給湖池地上歲久侵沒祠宇改僧尼廢庵不便祭享乞爲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等欽因言書及璉等引臣祖修遺言以正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謫請寬諸臣以慰人心給書等誥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欽託言大禮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事或出於假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寬譴責者詔乃令有司覈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上曰書等奮義贊成朕孝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切責楷而宥之

學士張璉桂萼以柯維熊論各上疏乞休上優詔留之陞平涼縣主簿何淵爲光祿署丞初淵爲國子首請退上皇考尊號而立世室於京師章數上廷臣多憎之及除平涼累爲上官所笞淵自訴乞改內職故有是命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如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等十有八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并贈官錄廕上怒其違慢謫四川高縣典史巡按雲南御史郭楠言邇羣臣議禮至跪門叫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廼或鞭朴致死或褫官謫戍臣不意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若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

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以收人心上以大禮
既成補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二月八禮集議成上命頒賜各藩府及中外文武官
仍令各省列布以傳乃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璫桂萼詹
事兼學士方獻夫霍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建議諸臣
皆加秩有差

五年正月御史張袞言今者禮定廟成孝隆治洽若往時
議禮諸臣惟一皇上大賜再造之恩以順春行之序命
吏部擢擇大臣以誣去者其他謫降及行勘者卽復其
職或以次擢用死者重恤其家克軍者放還鄉里爲民

量復一官則宥詩咸中恩威不悖疏下吏部看詳以聞
御史喻茂堅言陛下幸哀得罪諸臣下袞奏吏部卽
堯舜不是過臣伏見往時同議諸臣無慮數百並蒙恩
貸獨豐熙等見號首事服重辜令竄身行伍混跡編民
赦過宥罪宜在所急惟陛下一視同仁召熙等供職
如故時詹事桂萼張璫亦請曲宥放斥諸臣御史朱實
昌以武廟實錄成請豐熙等復其原職章下吏部尚
書廖紀等乃請如張袞等奏起用大臣以誣去如楊旦
汪偉者及諸降調行勘編戍爲民者皆召復職仍優恤
既死者家因列諸臣名上之降調則郎中劉天民修撰

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劉繼曾御史李本陳相陳迤
段績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驄評事韋商臣行勘則員
外郎薛蕙爲民則給事中張漢卿安磐御史王時柯郭
楠馬明衡朱泚克軍則學士豐熙修撰楊慎檢討王元
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御史余翺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
栢世芳評事母德純已死則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
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日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
郎申良主事余禎臧應奎許瑜張璨殷承敘安璽司務
李可登凡四十七人及給事中劉最以被緝事坐竄鴻
臚卿胡侍坐他事繫獄不預焉疏上報罷

遼東巡撫張璉奏謫戍給事中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
聖澤兵部亦爲請 上以劉璉倡率跪門欺慢君上張
璉黨護奏擾切責而宥之

學士張璉桂萼言近者議禮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曲
蒙矜宥今尚有克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爲民
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
守益御史馬明衡季本陳相段績主事侯廷訓評事韋
商臣等者伏罪省愆已踰三載乞將言禮放斥諸臣或
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給事御史于光
亦以爲言不報

給事中管律言大禮之議出自陛下至性顧邇來喜事者每假借爲詞蓋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於已恐非此無以得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者宜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聖德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羣臣正當攄誠共職以贊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

南京御史趙光等言席書張璫桂萼霍韜方獻夫以疎遠之臣驟至清階未及一載更加遷擢大禮之成出自宸斷書等逆探聖意而將順之不足爲功宜聽辭免書等謂書等贊成大禮特加陞用不爲弘恩切責光等輕率狂妄奪俸二月

十月薊遼總兵馬永言議禮伏闕諸臣竄遂窮荒謫其自取今大禮旣明羣疑盡釋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矜釋以彰浩蕩之仁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旣而復爲戍邊陸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城守器械久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攝府而馬永近復以置此天啟聰明爲根本之大計也乞

奇以營務必有裨益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
杜言召還原職報聞

六年正月初教諭王价安大計所黜光祿寺錢子勳亦以
他事奪職而錦衣百戶聶能遷則以汰革與南寧伯毛
良皆閒居里中故各言宜考 獻皇帝以干進用時禮
部奏乞錄用議禮諸臣 上遂命毛良管理軍政能遷
進千戶价陞級子勳原官致仕既而价乞京秩子勳援
价例乞蒞事皆從之吏部尚書廖紀及給事中劉穆解
一貫各疏言國朝令甲以大計黜者不復敘乃价等以
言禮干進遂啟倖門不可聽不報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降外任禮部侍郎張璠爲之
頌言昔議禮恒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深加嘆賞既勸
臣進呈又爲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於衆口茲者臣進
大禮要畧備載其事乃徐文華余才盧瓊執稱排擊等
語文華等不勝憤恨遂謀於鄉人御史程啟克與都御
史聶賢構成虛詞列之浮躁啟克與瓊且欲以次攻擊
臣等幸 上察之詔特畱澤已而澤具疏辨因自白言
即使臣以議禮當 上心亦豈容借此爲敘復之資况
實無片語上達廷筮殆斃人所共覩欺天行詐安敢爲
也不聽而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良材等執奏澤不

常用 上怒其在率瀆擾奪俸二月

八月命張璠桂萼等纂修大禮全書

詳編輯

兵部侍郎張璠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舉朝相持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勅修大禮全書畧方進而謔謗繁興使全書告成而誣陷益肆亦臣所不敢安也 上曰璠學識深長志守公正有詔畱用亦非朕私其卽出辦事泛論讐攻不必介意

七年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上疏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註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過禮官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

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無及也疏下吏部書桂萼因言澄多惡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有如澄者聽自陳其通脇註誤之由量賜未減緣用如故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悔罪爲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爲廣

東高州判

吏部尚書桂萼覆詹事霍韜論給事中陳洸之在及監生陳云章之才言始臣萼被召適洸復命聞臣有疏卽公言贊助衆懼沮之爲改其官賴 明主察之特復故職

沈益盡力排衆卒墮禍機使助禮之人與謀叛同罪今
其事雖暴白尚坐閒住宜視故職量陞一官以舒憤鬱
云章積學有年不求聞達議禮一疏正又純况當朝議
洵洵敢言不顧及正義既明寂無一言宜視國學博士
量陞一官旌恬退從之

六月明倫大典成

詳編輯

七月勅定議禮諸臣之罪曰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光
紹丕圖實惟我 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於我
後之人亦惟我 皇考聖母之鞠育誨導以底於成立
卽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大學士楊廷和

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起
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爲人後之論謂宜考 孝宗
母 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爲叔父母朕思 皇兄
遺詔乃遵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 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
繼嗣承 武宗之後非承 孝宗之後若如前議則悖
我 太祖遺訓奪我 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
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
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聚朋類一倡百和
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

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爲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公言於朝吏部郎中夏良勝恃銓選之權脇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攘猖狂放縱肆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執持未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等略不加念逆

天違詔悖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正論於義禮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倫理燦然大明於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大寬宥革了職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又次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住林俊也革去生前銜何孟春雖佐貳而情犯特重夏良勝雖係部屬而

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院科道部屬
等官衙門官員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人代署而已不
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衆情類脅
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奪俱從寬不究
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衆人以濟其惡
者當時已正法典或邊戍克軍或削職爲民茲不再究
嗚呼敘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天子之大權若
一槩置而不問無以彰 上天討罪之功必如是而或
可都察院便布刊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倫理之不
可于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皞之治於

無窮焉爾禮部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
咸自警省

十一年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以進表至疏言 皇考當有
天下請更定廟號稱宗仍自 皇上誕生之年追改
鍾祥年號以明 皇考受命之實又欲 皇上效古人
刻木之義製爲 皇考聖像朝夕侍立決正萬幾仍請
一聖母改衣帝服正位內庭 皇上執太子禮關決政事
反覆數千言皆妄誕不經語禮部叅奏其罪詔下法司
逮訊時亨已出京乃命所在巡按御史提問謂時亨有
心病詔革職開住

九月原任霍州知州陳采上疏謂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遺詔本謂 陛下乃 孝宗親弟 與 獻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 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言 陛下不當 繼嗣 孝宗止繼統於 武宗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宗廟旣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侁之謀以陰壞我祖宗已成之法廷和雖蒙斥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禮之端而乃遺漏天潢那移祖訓誣罔 先帝疑誤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事輕重各論如律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定久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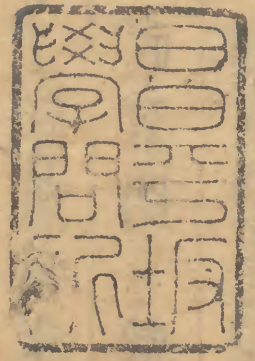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瑋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爲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日月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配享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語多狂悖 上謂瑋毀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一對狀根究主事之人以聞瑋服自妄議希恩實無主之者竟比擬造妖言者律坐死繫獄孚敬具疏自白

東... 卷之... 十一... 廣... 大... 四... 三...

得旨秦瑄訕君詈主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惡卿不過
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瑄不獨陷卿其
實毀朕卿第毋畏小人自易初志



奉和

